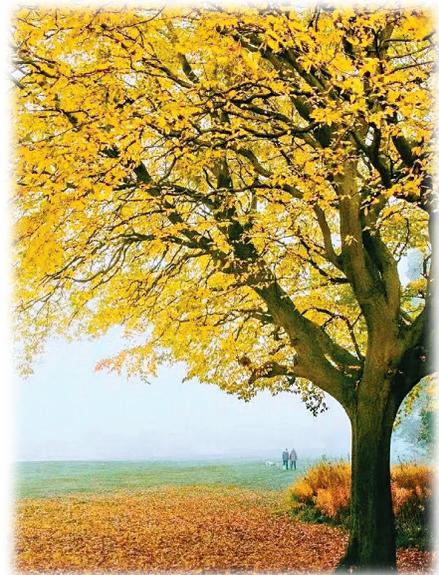


秋天，最想念的季节

□刘成(重庆)



立秋过后，天气本应转凉，却依然热得要命。阳台上原先各色苍翠的植物，经不起连日流火般的炙烤，干枯得像燃烧过一样。跟着日甚一日萎靡的，还有活在这个火炉一样城市里的我。

又接到学校的通知，开学的时间再度延期。刚开始还因开学延期而欢呼雀跃的孩子，在空调屋里关得久了终也开始烦躁不安。他嘀咕，今年夏天，怎么过不完了，就像老师上课拖堂一样。

注视着吹着冷气、喝着冷饮还浑身不自在的小孩儿，我不禁想起了从前。那时家里没有电扇，空调更属不敢想的奢侈品，炎炎夏季，只有几把半新不旧的大蒲扇供我们消暑。

夏日黄昏，干完家务的母亲，会在客厅放上两张条凳，再搬来两张竹凉板，安稳地铺在条凳上，接着就用湿漉漉的毛巾把凉板全部打湿，最后再把凉板仔仔细细地擦一遍。先前用手摸起还烫手的凉板会变得既干净又透着丝丝凉意，我们一家人晚上睡在上面时会感觉舒服一些。

夜深人静时，等我们三兄妹都洗完澡睡下后，母亲会在离凉板不远处点燃一根蚊烟儿放好。待一切收拾妥当，她才会坐到我们身旁，手里的大蒲扇对着我们的身体一下一下地摇着。蒲扇也是打湿过水的，于是我们身体周围拂过的习习凉风里，蕴含着冰凉的湿气，似乎能更快地将我们身上的燥热驱散。蚊烟儿燃烧时，飘出特有的木灰熏香味，氤氲着夏夜如水的月光。母亲身在暗处，瘦弱的身体变成了一道瘦小的剪影。她手里的蒲扇仍在不

疾不徐地摇着，一只手扇累了就换另外一只手，就这样两只手交换着不停地扇风，直到我们三兄妹安然入梦。

有天夜里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在母亲怀里迷迷糊糊地眯了下眼，又马上睡得不省人事。次日清早，才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原来昨晚半夜，睡觉时喜欢横七竖八的我不小心滚到地上去了。母亲听到响声起身来看，摔得“砰”的一声的我，安静地保持着摔下去的姿势，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，居然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。直到母亲将我地上抱起，准备放回凉板上，我才半眯了下眼。母亲把我放到凉板上，瞬间我又沉沉睡去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。最后，母亲宠溺地对我说，你们小娃儿的瞌睡才好睡哎。

每年总躲不过气温高得离谱的几天。夜里我被热得难以入睡，不停地哼着，恹恹地追问母亲，好久才不那么热了。母亲边加快手里蒲扇摇动的速度，用力朝我身上猛扇几下，边柔声安慰我，立秋过后就不会这么热了，如果你实在热得受不住，我就再拿湿毛巾给你擦下身子。

母亲拿来湿毛巾的“物理降温”只管一时，于是，我开始眼巴巴地盼望立秋。

立秋那天，天空即使只飘落微风细雨，母亲也会欣喜不已，她说，今年秋总算“顺”过来了；如果没下雨，母亲便会一脸焦虑，喃喃叹息道，哎，今年秋没有“顺”过来，后面会晒死24个“秋老虎”。

母亲来自农村，即使来城市生活多年，她仍十分关注每年的节气变更。

我会问母亲，什么是“秋老虎”？

母亲说，立秋有“顺秋”和“反秋”的说法。要是立秋当天有雨，不管雨下多少，这种立秋就被称为“顺秋”；如果一滴雨都没有下，则被称为“反秋”。一场秋雨一场凉，顺秋年份往往凉得快得比较早，而“反秋”往往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夏天的高温，每天都是火红大太阳天气，这就是晒“秋老虎”。

今年秋天，看情形就是母亲在时所说的“反秋”了。临近中秋，雨依旧不见踪影，阳台上的植物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儿生机。我蹲在夕阳黄昏里，默默地将空出的花盆清理干净，堆在一起，放到墙角。这时，有一缕清凉的自然风抚摸我的后背，像一把湿了水的大蒲扇摇过一样。

人经历了漫长的酷暑，才会对清秋如此渴望。有些人，哪怕走了很多年，依然会让人在某些时刻，特别想念。

邂逅美术馆

□橡树(四川)

暑假的北京，若不是有非来不可的理由，谁会来凑这个热闹，那真是又热又闹。但既然来了，如果不出门长点见识，眼睛肯定不答应，于是找朋友推荐人少地偏可看的景，说有什么美术馆。我一个艺术贫困户去美术馆，往正面说叫接受艺术熏陶，往反面讲就是附庸风雅，但话说回来，不管正反，有人认识我吗？

为了不堵车，姐夫载着我们早早地出了门。路上真的一点没堵，只是到了后，离开馆还有好长一段时间。

站在馆前红砖铺就的停车场，三层楼高的外墙像山一样耸立在眼前，全由红砖通直砌成，再画屏样稍加折叠，折面饰以密集竖条窄窗，整体呈现出一种立体的变化之美。一排不知长了多少年的凌霄花顺墙攀爬纵横连横，将生机与繁荣在红砖墙上肆意铺展。与墙齐高的它才不理睬什么诗人的意向，“借高枝”与“炫耀”这些话与它何干？几株元宝槭在墙边陪着它，枝叶间那一簇簇生了双翅的元宝，真是可爱得很。一道金属卷闸门镶嵌在圆形红砖门洞上，整个外立面因它而有了不可调和的撕裂。

十点，金属卷闸门应点而开。随着门的缓缓开启，馆内争先恐后涌出一股明显带着霉味的潮气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这是什么开馆仪式？但因介绍中说到“生态体验美术馆”与“艺术湿地”两个概念，我们还是犹豫就进去了。

一个略带下沉式的圆形红砖大厅迎接我们，貌似通透，实则密闭，终于知道那股霉味的来处。厅中一巨型镜面圆球，球上映出四周影子，如此一来，好像那圆球也成了红砖的杰作，可惜无说明、无讲解。买了票，正价每人150元，65岁以上优惠至120元，如此，检票过闸，算是入馆。

穿过圆形红砖大厅，深吸一口自由流通的空气，心情也随之舒缓。走在由红砖组合的百变门、窗、墙、屏、洞、厅……红砖本身的素朴温暖，再加设计上虚实结合、漏透点缀的视觉效果，作为人像摄影背景真是太理想了，不但多层次、多场景，且艺术感十足，只是因为自身局限，无法生出这样的爱好，可惜至少浪费一半票价。好在我这样的人少，爱拍照的美女多，但凡进来，无一例外都要站在红砖的各种造型上，或温婉娴静，或乖萌活泼，拿红砖一衬，就没有不好看的，于是渐成人像摄影打卡地。

除了这些红砖建筑，馆内园林也是小而迷人。我不知从何处以何种方式找来那么多各具特色的天然巨石，喜欢它们卧于池岸的坦然，也喜欢它们夹峙小溪的雄奇，唯一不足的是整个园子地面湿滑不爽。

想了想，来的是美术馆，不进展馆，所来为何？

路标不清，见人就问，找到入口，掀厚帘如进影院，给人第一感觉：暗；第二感觉：黑暗。赶紧点开手机电筒，没想到，平日挺亮的一束光，居然在我眼皮底下被暗室吸掉，连脚下地面也看不清。昏花老眼适应了好一会儿，如坠深海的恐惧才稍稍缓解，相互招呼着朝星点弱光慢慢走去。心里奇怪，欣赏美术，有必要营造这样的暗室吗？待走近微光处才发现，那并不是什么画作与雕塑，而是用纤细缕缕模仿的，如几何图案混编的蛛网！一个、两个，用玻璃罩着，仿佛新奇神秘珍贵无比。原谅我的孤陋寡闻，也顺便原谅一下我的诚实：看不懂！但我不能装懂，不能因为害怕被人贴上愚蠢的标签，就说看见了皇慧的新装。我也恨自己，为什么没生一双慧眼，这样就能感知艺术带来的美的启示，而不是沉闷压抑与

呼吸不畅，还不合适宜地联想到《西游记》中的盘丝洞。没受到艺术熏陶事小，让业已自卑的心理遭受打击事大，于是摸索着知趣退出。

原以为出门便可以见天见地，可以畅快呼吸，谁知这展线设计如洞穴探险，一个暗室接着一个暗室。暗室之间，以曲折不平暗巷相连，想想暗无天日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些展室所布展物，除了形态略有不同，材质手法完全复制粘贴。愚钝的我，努力想看出展品的高妙，结果智商再受打击，感觉编织得不如蜘蛛精美，寓意被一团乱麻缠住。好不容易走到一间有灯的大厅，终于看清满大厅奇特的蛛网，终于相信艺术确实还是人在行，可以将蛛网编成好看的雪花、带刺的海胆、抽丝的蚕茧……人行其间，蛛网恢恢乱绳相绊，偶尔自动闭灯数秒，让人明白，光明之可贵，牵绊之闹心。看来，乡野之人遇到先锋艺术，完全超越了刘姥姥进大观园。

随后沿途所展，虽然照样看不懂，但有光，有文字，说这些装置艺术是为了表现“云”，以及“云”在生态中的种种。于是墙上画出抽象的云、顶上吊着手做的云，不明白屋外抬眼可见的云，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？更新奇的是，用几个气球吊上几支“笔”，让人吹动气球以驱动下面的笔在沙盘上作出天书般的画。这样的把戏，在几十年前的农村倒不难见，只是上面不是气球而是木棍，下面的笔也简化成了筷子，人们叫它“扶乩”。“扶乩”与眼前装置唯一的不同，那是迷信，这是艺术。

好一趟瞎逛，除了证明自己的无知，想来就是艺术的不可知了。好在铁打的展馆流水的展品，相信，总有一天、总有一展适合我。

都市慢生活

星期五

2024年9月27日

□主编：郝良
□编辑：王万礼
□美编：杨蕙蔓

生活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08版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